

新進叢書第一種

文章叢話

黃道明著

北新書局發行

1942

點感想

張鐵笙

代序

道明從前研究的是文學，也作過幾任國文教授，所以文藝實在是他的本行。從前當他任國文教授時代，曾出過「國學叢論」兩大部，對於中國各種學問的整理和研究，曾有過很大的貢獻，也可以證明他不但長於文學，實在也是一位精淇博大行行皆通的學者。年來他似乎頗着意向政治路上跑，寫作的對象也多半是國際政治一類東西，文藝方面的事比較的少了，朋友們便有人爲他可惜，說他有「假文修武」「不安清貧」之嫌，但今天看看他出版的近冊「文學叢話」，裡邊談的全是文藝上最扼要的問題，就可知道朋友們對他的推測實在有點過慮，他也確實還在文藝園地上做着一位勤懇耕耘的農夫，不管播的是什麼種，鋤的是什麼草，努力總是可佩的。在朋友裡，道明有着超過一般人的魄力，說辦就辦，出書也是如此，但願他利用這種精神，能不斷地給文藝界加上一些新資料，使後來人多得點益處，則華北文藝界受他之賜收不在少了！

近來我很忙，不暇對他的大作，盡窺全豹，實深歉仄，然同以從前讀他「國學叢論」的

舊信仰說來，此書內容自然是意無遺憾的。

三〇，一二，於故都

我的話

王石子

道明這幾天要出版一本集子，是把他近二三年來在各報章雜誌上發表過的文章——只是偏於文學上的，命名爲文學叢話，我藉着這本書的幾頁紙來說話，不由的起了很大興奮，腦子裡擠滿了無數的語言，這六七年的日子我們幾乎都是在一個社會的角落裡營造自己的生活，所以現在與其談是給道明寫序言，勿寧談是寫我們的回憶。

我邁出大學的門限，第一個職業是和道明在一個女校裡扮演老師，他那時却是一個扔下軍隊生活，扔下大學課本正鑽研着國學，揮筆寫着一部國學叢論。課餘常々交換各人的憂鬱，有時我們圍爐飲酒，吃花生仁，有時我們放浪形骸作些發洩情感的事，有時我們在切麵舖或「大酒缸」計劃一些生活路程，摸索一點人生哲學。再無聊時，我們也學着一般青年的煩悶病在寂寞的公寓的斗室裡，他操起胡琴，我喊幾句無詞無板眼的皮黃。

道明的魄力與胆量醫去了我那時的神經衰弱症，他常々揮起自己鐵似的拳頭擊碎他認爲不滿的羈絆，他不顧及人的評論，不因循，不忍耐，不涵養，說幹就幹，不計得失，不畏首

尾，不向不喜歡的人作笑臉，這樣作在中國人這樣社會是不喜歡的，他不管那們些個，他闖出一條血路跑下去，在他腦子裡沒有失敗，失敗了再幹，硬幹，我自己也是有蠻性的，不管別人怎麼說，我覺得中國的年青人有點太聰明，太老鍊，總站在一邊笑令旁人，一生都沒有自己，這種人也許被世人稱作好人，可是我覺得中國是這種人太多了。

道明從軍馬上跳下來，可以言國學，能填詞賦詩，並言文均幽默，豁達，其異人處，行文流水，恰如其人。道明有時擬筆名用「斌」字，這是名符其實的。他近來常放下這些雕虫小技的文學，執筆於政論文章，對政經社會，各派均加研究，他近喜好實踐政治生活，總之他是願意火一樣的使用自己的青年時光的。

這冊文學叢話是道明的生活裡一個小插曲，最近更擬出版一些政論的集子，總之，他是個很博的人，他現在剛活了三十多歲，後一半的生命還要去作些什麼，他自己也許有了計劃，我相信他是不會在沉悶裡湊日子的。

小序

這次把最近曾經刊露於華北各刊物報紙上的文學性格的拙作，搜集起來，付梓問世，說起來事前連自己也沒有這種計劃。偶然的動機，竟成事實，有煩幾位老友執筆爲介，私心深以爲愧。在鐵筆的「一點感想」裏，曾說我過去寫過一部關於「國學」的東西，處處加我「抬舉」，實不敢承當。所謂「假文修武」，「不安清貧」，我在客觀行爲上也許有這樣的傾向；但我始終是文學的愛護者，所以，我不願將過去曾費心血的結晶，委諸溝壑，寧使其「化零爲整」後，一任讀者棄諸曠野。這個意念，我不敢妄想如太史公「藏之名山，傳至其人」的那樣偉大；只能用以作個人生平一點回憶的資料，便算滿足了。回想當年我提筆開始寫「國學叢論」的時候，整整寫了二年半，精疲力盡，僅得其輪廓。鐵筆那時也曾爲我寫序。鼓勵與贊揚的話依然在耳。在友輩中我之所以有今日的努力，實得力於鐵筆等的推動爲多。這是我頗引以爲快的一點。

其次在私生活與作人的方法方面，因近十年來耳鬢撕磨的關係，石子算是最了解我的一個。雖然，彼此志趣未能完全相符，由他這篇「話」，可以証明在「知我一方面」他確實比

我的「自知」還要深刻些。這實在是難得的友情。石子在近數年來的「文名」，確非我這『I know every thing I know nothing』的亂插脚的人可比。他指出我的長處，我不否認；但我却吃了這長處虧，「而兩袖清風」到現在。石子提到我的署名用過「斌」字，那却是一個饒有趣味的故事。當我着手整理國學稿件時，正患着不滿現實的時代病，到處看着不順眼。因而，寫的散文，詩詞，論文，也喜歡用些足以抒發自己人生態度的署名。如肖萍，風人，藍衫客，憂思生，恨生多用於詩詞；放吾，默君，笑萍，錦心多用於散文；遠視眼，失名，君平，斌，多用於論文。回首前事不勝慨嘆。現在，隨時代環境的改變，彷彿由消極抑鬱的窮途中走到光天化日下，一面研究匡時濟世的政治問題，一面仍喜誦章摘句，以文學啓發我的天性。署名的方式，因生活意識統一，漸次縮小。除偶用木君，石生，默君，石公，鳳梧等筆名，作些文字活動外，一貫的我便是三個字。不再三心二意，游離不定了。

很僥倖有這樣機會刊印這本小冊子，也許以後我的政治論文，以及其他七折八湊拉雜寫來的東西，亦將繼之而誕生。憧憬中的美夢，便是這樣「但事耕耘，莫問前程」我願以此句以答諸友好愛護之盛意。

文學叢話

序

一點感想

我的話

小序

隨筆

漫話新詩

文藝中之美感

閒話香艷詩

談「幽」「默」與「風」

八

六

四

一

五

三

一

理

論：

文章的價格	一〇
個性與天才	一一
「文集」的趣話	一三
文藝中「距離」作用	一四
談「文人相輕」	一五
含蓄美與表面美	一七
藝術與人生	一九
春日談詩	二一
論修辭	二三
騷人悲秋	二五
漫話作家與嗜好	二六

研究

研究

如何開展「文藝復興」運動·····	二九
論建設當前文藝的路綫·····	四七
中國近代文藝思潮的同顧與展望·····	五二
論文學的階級性·····	六一
怎樣復興華北文藝？·····	六六
東西洋文化之基本的差異·····	七二
詩的構成三要素·····	八七
「至上主義」與「功利主義」比值·····	一〇〇
八股文評價及影響·····	一〇四
欣賞與批評的依存性·····	一〇六

評傳：

唐大詩人李白的生平創作經驗……………

一〇九

印度詩聖太戈爾的生平與成就……………

一一六

悼許地山教授……………

一一九

附錄：

北方文壇最近新姿態……………

一二一

西南文化界近況……………

一二七

華北文壇的評介……………

一三五

後記：

寫在後面……………

一四一

漫話新詩

(一)

書一般地說，新詩對舊詩而言，就是白話詩。白話詩究竟起源於何時，有何淵源變化，在胡適之白話文學史裏說得似乎很有頭緒，我們這裏無須乎引經據典，加以贅述了。我們的意見是想就近代白話詩的發展，作風，體製，予以檢討。在五四運動，掀起了一幕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之後，整個的中國文壇爲一股蓬勃向上的新文學潮流，空氣所籠罩了。正當這個時候，無論散文，詩歌，以新的體裁，作風當先，所謂「革命口號」，針對陳舊古典文學，下了總攻擊令，是爲新文藝獲得近代文學主導地位的所由來。

(二)

新詩在新文藝中不消說是最先進而最活潑靈敏的一環，因爲牠的前身有着很久的歷史基礎。到了歐風美雨薰染陶化了中國文壇的近代，新詩的生機同着新文化運動，又復活起來。這是當然的趨勢。我們知道，新詩的抬頭不但象徵了舊詩的封建式古典式作風的沒落，更顯

示了新時代文藝進步的勇猛姿態。所以，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經過「語絲週刊」，「創造月刊」兩個負有領導新文藝運動的主導刊物的推動，新詩的體裁，風格是逐步踏上成熟的前路。首先，劉大白，朱湘，蘇玄瑛等竭力鼓吹新詩的可貴，繼而胡適作嘗試集，朱自清，謝冰心，附和其說，終有「新月詩刊」出現。這時參加新詩運動的戰士，都是生龍活虎的文藝健將，由忠於詩的精神，完成了新詩的新進境。確實不可多得。其次，與「新月詩刊」携手向着新詩的園地勇往邁進的還有晨報副刊，大公報文學副刊等生力軍。在這時，新詩壇的點將錄上，顯頭露角的人物，實如雨後春筍，多得不可勝數。如卞之琳，于廣虞，羅牧，孫大雨，羅慕華，朱自清，徐志摩，鄭振鐸。依次，還有曹葆華，陳夢家，都是赫赫一時的新詩作家。有的還有以個人詩集，問世的如羅牧，陳夢家，胡適，徐志摩，劉大白等。

(三)

在近代白話詩中，依體裁而言，可分「小詩」，「長篇」兩種，小詩是由幾十字構成的，羅牧與卞之琳最長於此道。長篇則可達數千百字以上，如屈原之離騷經似的，連連綿綿不絕如縷。羅慕華，于廣虞，陳夢家，曹葆華等人都有過相當精彩的貢獻。那號稱典型新詩人

的徐志摩與創造社的段可情，鄭伯奇，李初梨，郁達夫，王獨清，郭沫若，當時都與新詩發生過熾熱的關係。但徐氏從少長篇大論，而以短小精幹，清新飄逸見稱於世。郁達夫與段可情尚重性靈之吐洩，不似郭鄭諸氏之「功利化」，是其所以受人歡迎處。至於格律方面，則無定例。原以新詩的用字造句，修詞成篇，統統以打破過去舊詩格律之束縛，取得詩情之自由奔放爲前提。所以無論長詩短詩，散文詩，戲劇詩任何體裁，總以自然爲妙。那人工造做，雕琢模擬，因噎廢食的毛病，絕對不許有。這可以說是新詩的獨到處。不過，新詩是絕對否定「韻調」與「聲律」麼？我們覺得並不是這樣。當時，在一般詩人的論文中，可以充分尋到他們重節奏，尚韻調的證據。因此韻調的優美全賴聲律的諧合，如何押韻，如何諧調，即成爲構成詩的性靈精神的唯一要着。試看新詩的上乘作品，幾乎沒有一篇不是這樣的。

(四)

最後，我們要提供一點意見，就是新詩的創造直到今天，仍在拓荒的時期。新詩本身仍是一棵嫩芽，沒有健強的壯大起來。忠於新詩，愛好新詩的人，應求如何培養牠，繼續過去已有的根蒂，予以充分的灌溉，叫牠由枝盛葉茂而達於開花結實。完成新文藝運動中未曾完

成的一種使命。才不負我們献身新文藝工作的高尚理想。我們覺得在詩的領域內，不可諱言的，今天依舊顯露着許多缺陷。如一般新文藝愛好者只努力於小說的追求，忽略新詩的創造。新詩作者只顧抒情麗詞而不管聲韻的講求。用是，新詩被人輕視爲幼稚，被罵爲變相的散文。沒有詩味兒。這都是我們從事新詩工作的人們應負的責任。我們的意思是新詩不必過於「大衆化」也不必過於「古典化」，新詩的姿容應是金聲玉振，艷麗無雙的；新詩的內心應是靈感活躍的。因此，我們主張凡愛好新文藝的人，都應該是新詩園地的一員，大家應該以直接簡接的方式對新詩發展如何改進推動，加以研究。然後，這寂寞的文壇當必頓呈活潑之色。這是我們的一點建議，未識時下新文藝同好以爲然否？

文藝中之美感

美感之與文藝猶魚之與水，不可須臾分離。倘文藝失去美感，將成爲一付死板的冷酷的面孔，既丟掉生氣復遺去反應；因而它給人的力量，以及存在的價值，必大爲低減。所以自古至今，所有中西各國的大文豪，詩人，沒有不重視美感給予文藝的作用的。一般地說，文

藝作品所含蓄的美，猶如少女之有曲線，建築物之有線型，繪畫之有色調，音樂之有拍節一樣；在它這種美的內部，顯然有促成觀賞者的感覺的節奏力量。如我們看了山之巍峨參差，河之曲折迤邐，馬上起一種美感，反應於心理變化，使心理隨着河山之壯麗而彈動。像這種妙趣，只有上乘的文藝作品，表現最爲逼真。近代實驗美學家嘗謂「顏色美，形體美，聲音美」可以概盡文藝中的美感，便是這種原因。

其實，也不盡然，據我們考察，體會的結果，文藝中的美仍有許多種類蘊藏着。如「古典派」的形式美，人工美，藝術美。「浪漫派」的自然美，聲音美，情調美。「象徵派」的意象美，具象美，抽象美。「寫實派」的直線美，曲線美，立體美。「理想派」的剛性美，柔性美，動美，靜美。都可以從不同的作品中發現到。在這些美的境界中，它能使你肉眼合，心眼開，感到「別有天地非人間」的愉快。恍惚朦朧，彷彿自己走入了一個萬葩齊放，百卉爭榮的花園。

總之：文藝中的美感，必由主觀的文藝涵養和經驗作嚮導，纔能領略體會的周到深刻。否則，不是作品根本不成熟，就是讀者缺欠欣賞的修養。可以斷言。

閒話香艷詩

詩，何以「香艷」名？不消說凡帶有濃厚的浪漫氣味的詩歌，都可說是「香艷詩」。一般地說，詩是抒發情感的抒洩性靈的，古來所有感召人類的詩歌，無非是抒寫男女兩性間之私情的佳詩。或是私奔，或者偷情，寫來總是旖旎柔媚，撩人心懷。所謂詩最早起於歌謠，而歌謠却又產生於民間閭里，非無道理。

隨
筆
本來，既稱為「民歌」，多半出於「陌頭桑間」男女之弄情小調。如「詩經」之被視為中國古代詩歌的總集，即唯其饒有民歌香艷情意所致。如：「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一種纏綿悱惻之情溢於言外。在詩經的「國風」裏，處處暗含着這般「挑情」的艷麗風韻。舉一反三，不必贅言。漢之樂府民歌最為盛行，如羅敷之「陌上桑」，武帝之「戚夫人歌」，「李夫人歌」，卓文君之「白頭吟」，司馬相如之「琴歌」，班婕妤之「團扇詩」王昭君之「怨詩」，大抵綺麗嬌柔，娓娓動人，可列於「風流」佳話之林。但其情感之奔放，描摹之真實，還不及六朝浪漫詩人之可取。梁徐陵的「玉台新詠」，實已集